二月症候群 ⊙林俊忠

二月的雨，像滴免錢似的，嘩啦一片，濕透了蟄伏已久的早春。有人說是聖嬰現象的關係，冬天提早結束，所以春雷預先報到。這沒什麼不好嘛！早一點揮別手冰腳冰的日子，全身便不會懶得不聽使喚了。可—是，窩在被子裡吃北海鱈魚香絲，觸手可及的地方有杯熱的「活綠茶」，那種只有冷颼颼的冬天，才算至高無上的享受，在什麼都像泡在冷泉的初春——又濕又涼，和吃吳郭魚的感覺一樣——爛透了！然後，我又抱著有關冬天的照片，開始悼念那可以把全身包得像糯米腸的穿著，走在只有北風吹著的校園裡，脖子上的圍巾讓我心情愉快，甩呀！甩呀的。

剛開始捨不得適合喝燒仙草的季節，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！一切應該在冬天這個時令裡的事，我竟是從頭到尾缺席！去年這個乍暖還寒的時候，你在做什麼呢？或是追溯久一點的古早，你記得多少？分享我這平凡中帶點哀怨的不滿吧！我是翻開那本沾滿手印、汗漬的行事歷，才重新溫習去年的心情，那上面零亂的字跡，只有在二月的部份是荒蕪的，也就是我在這個月，仍然像隻悶在濕氣很重的土壤中，認真地想翻鬆每一畝田地的——蚯蚓；我和老媽跟檳榔奮戰，然後消磨一整個寒假賣掉他們，賺取微薄的利潤。今年如此，前年……乃至於懂得使用注音寫日記的幼兒時期以來都是如此，然而二月的雨，總是替悲傷的情緒，加上冷漠的註腳，我有些憎恨起來……我仔細回想。

那個多雨的月份，老媽總恰好會到山間野外，拔些鳳尾草、山薄荷……的藥草回來曬，說是曬乾以後熬青草茶來賣，每當難得的陽光流出大地，躺在店鋪旁鐵皮上的藥草，就會釋放出「我從山中來」的自然香氣，那天老媽一副女工模樣、滿腳沾著泥土的畫面，在剎那的光景，化成心中

一畝溫馨田地，它來自於老媽「上山採藥」的汗水味、泥土味、青草香。有天，傍晚忘了把藥草收進屋裡，陰涼的雨滴光顧了原本乾爽的藥草，老媽突然變成隔壁的老歐巴桑一樣，丹田極其有力地指責我：「我不知影，你這個讀書囡仔記憶那麼壞，交待的代誌攏總忘記……」連同前幾次忘了把檳榔洗放在冰箱裡、以及泡在水盆裡的乾魷魚忘了撈起來被貓吃掉……的所有舊帳一塊罵，這個討人厭的天氣，和老媽惡勢力般的低氣壓，籠罩著某個二月的夜裡。

腳底亂裂一通的那陣子，偏偏家裡又重振旗鼓開起麵攤、小吃店來，而那些喜好來店裡喝酒聊天的工人們，把偌大的店面當成卡拉OK，甚至從早上十一點多到下午將近四點，然而天空不斷灑著雨絲，他們越是不走。地上有的是菸頭、酒瓶子，妹妹則苦惱地放下桌邊的功課，不時替他們拿新的酒，我則兩手維持油膩狀態，切大腸、粉腸、豆干，袖子也是掛得高高的，這個時候常遭寒流入侵的二月，我總是站在煮麵的湯桶旁，聞著肉味和油類混雜的水氣，忍耐著因腳底龜裂而疼痛的傷口，撐過那個寒假。

前幾天，挨著強大的雨勢，和置我於冰海底的溫度，硬著頭皮去外雙溪的山區替學生補家教。無論全身哪個部位做了萬全的防水措施，到了學生家裡，仍像個狼狽不堪的流浪漢。不知所措的兩個鐘頭裡，學生不時點醒我這個打哈欠的老師，我總以：「過幾天就要模擬考了，還關心我打哈欠做什麼？」玩笑帶過，殊不知我從東部北上臺北的心情，還沒有調適過來，前一天失眠的我，只好帶著死魚眼、打哈欠給學生嘲笑，疑心的我也覺得路邊的行人，彷彿也在取笑我落魄的樣子，好像在這個時候，力不從心地生活在什麼都亂亂的雨季，有夠鬱悶的……。

當我收起雨傘，捧著剛從便利店挖來的熱烏龍茶，呆在教室中分析這二月症候群中的我，鼻水一直流，偶爾附贈併

發偏頭痛的噴嚏，「分析」頓時被一坨一坨的衛生紙代替……。小白、辣子、夢荒笑嘻嘻地走進來，我疑問為什麼這樣濕答答、冷吱吱的二月還笑得像朵向日葵呢？是因為他們都是射手座的關係嗎？唉！別瞎猜了！

隔沒多久，淡淡的三月天會有花季，杜鵑花會用迷人的顏色把二月的陰霾蓋住，我會出去晾晾佈滿乾澀、灰塵的心情，把腦子掏空，有足夠的地方去種植日子中隨處飄颺的種子，償還因為二月雨水、寒溫而死亡的感覺。我已經準備好精神、擺脫這個「很不上道」的失溫的日子……。